

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編集

抗戰前十年之中國

龍田出版社印行

抗戰前線之中國

抗戰前十年之中國

(原十名年來之中國)

一九三七年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出版

民國六十九年六月台北影印初版

著作者：中國文化建設協會

發行人：謝顯

印行者：龍田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24巷12弄8號

郵撥：一一一四七三號

電話：(〇二)三五一三七一〇

三二一九七一三

登記：局版台業字一七一號

出版說明

本書綜述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間之中國，爲各專門論文之結集。共收論文三十三篇，論述當日中國之政治、外交、財政、經濟、工業、交通、教育、文化、學術及藝術等方面。執筆者或就其主管部門作檢討性之翔實報導，或就其獻身之事業述其演變與動向，洵爲研究抗戰前十年中國之珍貴資料。原書於一九三七年由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編集出版，本名「十年來之中國」，茲爲明確其所述之時代起見，因改定今名，影印發行，以供研究近代史者之參考。

目次

十年來的中國統一運動·····	潘公展	(1)
十年來的中國政治建設·····	薩孟武	(21)
十年來的中國外交·····	吳頌皋	(27)
十年來的中國法制改革·····	孫科	(53)
十年來的中國司法界·····	居正	(69)
十年來的中國金融與財政·····	孔祥熙	(93)
十年來的中國經濟建設·····	馬寅初	(119)
十年來的中國工業·····	羅敦偉	(145)
十年來的中國農業·····	朱義農	(185)
十年來的中國國際貿易·····	武增幹	(211)
十年來的中國航空建設·····	周至柔	(263)

十年來的中國鐵道建設·····	張嘉璈	(271)
十年來的中國航運·····	蔡增基	(291)
十年來的中國水利建設·····	李儀祉	(317)
十年來的中國電信事業·····	俞飛鵬	(365)
十年來的中國鄉村建設·····	晏陽初	(405)
十年來的中國醫藥衛生·····	劉瑞恆	(421)
十年來的中國合作運動·····	陳果夫	(447)
十年來的中國出版事業·····	王雲五	(463)
十年來的中國新聞事業·····	邵力子	(481)
十年來的中國高等教育·····	黃建中	(503)
十年來的中國中等教育·····	周佛海	(531)
十年來的中國初等教育·····	顧樹森	(559)
十年來的中國社會教育·····	蔣建白	(585)
十年來的中國體育·····	沈嗣良	(607)

十年來的中國哲學界·····	全增嘏	(623)
十年來的中國科學界·····	胡敦復	(631)
十年來的中國考古學·····	衛聚賢	(637)
十年來的中國文藝·····	傅東華	(659)
十年來的中國美術·····	葉恭綽	(687)
十年來的中國廣播事業·····	吳保豐	(693)
十年來的中國戲劇·····	洪深	(739)
十年來的中國音樂研究·····	蕭友梅	(749)
編輯後記·····	樊仲雲	

十年來的中國統一運動

潘公展

一 引言

在最近的十年間，中國政治形態，顯有劇烈的轉變；最初是國民革命軍掃蕩封建軍閥的戰爭，繼為封建殘餘勢力披上革命新裝來對抗革命的鬭爭；最後乃為平定共匪的長時期的戰爭。在這期間，中有九一八、一二八等事變，外侮之烈，非言可喻，然而卒能於萬難之中，肅清割據勢力，完成全國統一，總理主義的深入人心，固其要因，而蔣委員長之領導有方，尤當特筆大書焉。

中國本是次殖民地的國家，蜘蛛網似的列強勢力交錯於整個的中國，列強為着取得在中國的優勢，往往伸出干涉的魔手，阻止中國革命的發展，封建餘孽和共產黨等，因為自身敵不過新興的革命勢力，也樂於假借外力來自保，因此，這十年間中國的內憂雖不完全都和外患聯成不可分的一環，但卻有一大部分的內憂實際上是種因於外患，而革命統一的勝利，其本質也無異是對外的勝利，並不是對內的勝利。在這種實質的對外的

勝利中，中國所付代價之鉅大是自從有歷史以來所不曾聞見的。所以這種勝利，可說是寶貴無比的勝利，並且是每一個國民都應該誓以生命財產來保持的。

又不僅該保持目前的勝利而已，還有更進一步取得更大勝利的必要。因為目前勝利的結果，雖已從中國一大部分領土內逐出外來的壓力，但還有若干地方不曾掙脫外來的壓力，這些不曾掙脫外來壓力的地方，依然形成一特殊的地帶，在實質上不能算是真正統一國家的一部；同時冀東、察北和東北四省，斷沒有可任人終古佔領的理由，尤須速為收回的準備；而驅逐外來壓力及收回失地的惟一方法，就是力求勝利的擴大；我們若不更進一步爭取比目前更大的勝利，那就不僅冀東、察北和東北四省不知何年何月方可收回，就是那些不曾掙脫外來壓力的地方，也有繼冀東、察北而淪陷的危險。至所謂更大的勝利，換一句話來說，就是求得整個國家更健實更完全的統一。因統一本身就是勝利，能統一然後能取得勝利。

至於如何始能完成真正的統一，這雖是一個問題，但若我們不忘歷史所給予我們的教訓，那麼這問題便不愁無法解決。就最近十年間歷史所給予我們的教訓來說，約可分為三點：其一，名為對外實則對內的任何行動，都是徒損國力無裨國難的行動，只有團結內部充實國防的措施，纔是真正增加國力排除國難的行動。其二，共產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之類，都不是現階段中國的需要，現階段中國的需要，只有惟一的三民主義。其三，對於假借外力以自固的任何反動勢力，如果全國上下肯用像去年綏邊抗戰同樣的手段來應付，那他們就

永沒有退志的時候，同時援助這種惡勢力的外力也必然遭受極大的打擊。歷史的教訓如此，那完成真正統一的前提，不消說便是努力遏止一切假名抗禦外侮而志在製造內亂的企圖，溝通各種知識份子的意志而使之共信中國所需要的三民主義，撲滅漢奸的勢力了。

二 十年來的黨務統一運動

國民黨民十三改組以後被收容的共產黨為數頗多，總理逝世以還，共產黨便有篡黨的企圖，當以國民黨中有自命左傾而與共產黨緊密提攜不惜拋棄三民主義而就共產主義的分子，於是整個的國民黨遂裂而為數團，彼此意見，恆相矛盾，而齟齬亦因之以起。十四年十一月國民黨撤鄒魯先生外交代表職務，及張繼先生召集西山會議反對共產派，及十五年四月蔣介石先生勸令共產派取消青年軍人聯合會，並令取消孫文主義學會，均為黨中各派已不能相安的徵象。其後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整理黨務案，重新登記黨員，共產黨乘機操縱，大佔優勢，黨的分裂，乃日形顯著。結果，十五年十一月遂有重慶國民黨左右派爭鬪流血的慘劇發生。重慶流血慘劇發生以後，共產黨鑒於國民黨已中分化之毒，更加緊其拆散國民黨的步驟，到得十六年北伐軍發展至上海、南京的時節，黨內便形成了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聯合而對抗中央的局面，而中央就不得不出清黨的手段來轉移這種喧賓奪主的形勢了。

當中央開始清黨的時節，形勢的險惡，幾無以復加。中央監委蔡元培、吳稚暉先生等提出檢舉共產黨案的墨藩未乾，左派和共產黨的合作宣言隨而發出，滬、粵、閩、浙正大舉清黨，武漢左派卻有採取某種行動來牽制正統派的企圖。後來左派雖因汪精衛先生的護黨態度漸次鮮明，也有清黨的行動，但仍不願與中央合作，初則不承認南京的中央，繼又有東征的決議，致造成寧漢對峙之局，直到是年十二月中，中央委員全體集議於上海，纔算勉強成立合作，但仍得不到切實的諒解。在這期間，剷除軍閥的軍事雖沒有完全停頓，但因為黨的分裂日趨顯著，軍的勢力也分爲兩大派流，意見既不一致，指揮也不如意，實有爲軍閥所乘而歸於失敗的可能。

此後中央爲着貫徹清黨主張起見，曾陸續採取如下的措置。十七年一月，中央黨部停止鄂、湘、閩、皖、滇五省的黨部活動，並派員接收蘇、浙兩省黨部，以資整頓。二月，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又議決四案：（一）改組中央黨部，（二）整理地方黨部，（三）整理特別黨部，（四）改組國民政府，（五）改組政治及軍事兩委員會。（六）取消聯俄容共政策。十一月，中央黨部更發布防共連坐法，並禁止各級黨部對外發表宣言。十八年一月，中央確定反動與腐化之標準，規定專門以上學校黨義教師檢定辦法；三月，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修改國民黨總章，並開除李濟等之黨籍；五月，中央監委會決定北平市及山東省黨指委全體撤職；七月，中常會議決，改組四川、綏遠、天津黨務機關；八月，派員整理河北省黨務；十月，議決廢止黨員背誓條例，另由立法院制定黨員犯罪加重法，派員整理廣西黨務，並通過各級學校教職員研究黨義暫行條例；十一月通過訓練

預備黨員的原則十二月整理江蘇黨務並開除醞釀擴大會議派的黨籍。

經過這種種的處置和整理之後，黨內不純粹的分子雖略告肅清，然因左派若干分子的不滿，竟復發生了十九年八月擴大會議的事變。及擴大會議隨閣馮的通電願釋兵權而解體黨的糾紛本可完全解決，然不幸到了二十年的三月，又以胡漢民的不滿國民會議的辦法而發生廣東黨務脫離中央之變；一直繼續到陳濟棠由廣州出奔，西南執委會宣言取消，新國民黨無形消滅，黨的統一纔成爲不可動搖不可否認的事實。

在黨務統一運動的過程中，最使人感到煩悶的有下面幾種現象：其一，共產黨分化國民黨的魔手，時時伸到黨內，而黨內一部分意志薄弱的黨員，又往往以所謂某派某派自居，分出許多小組織，因而黨的思想的整個基礎，時呈動搖現象。其二，披上黨員新裝的封建餘孽，腐化官僚，不逞政客，隨時隨地都有出現原形的可能，以致稱兵割據的人物，幾乎多半是黨內的分子，從表面看去，黨的樂與人爲善的態度未免過於寬濫。其三，黨內的爭端有時祇是爲爭做領袖和爭地盤而起，但亦必假對外的名義爲爭做領袖和爭地盤的掩護物，貽笑敵人，莫此爲甚。其四，國的統一以黨的統一爲前提，黨的分裂將更促成國的分裂，在國難那樣嚴重的期間，黨內的爭端竟不易終息，實足使一切盼望國家統一的人們感到非常的失望。自經西安事變，這種現象幸已一掃而空，除了極少數人外，全黨都已公認了一個重心，國民精神也倍見團結，這是可爲我國前途慶的。

三 十年來的政治統一運動

黨務統一的經過，既如上述，政治統一的經過，就當然更呈一波三折的奇觀了。

說到政治的統一，似乎應該從民十五廣州國民政府政治委員會通過兩粵統一案說起，因為那時節以前，不僅全國的政治無統一可言，連兩粵也還談不到統一，國府政委會統一兩粵的企圖，實是中國統一的第一聲。

那時候的中國，政治是多頭的，南方的國民政府，統治了兩粵，北方的段氏執政府，統治着北平一市，東四省有張作霖的政權，豫、鄂、湘有吳佩孚的政權，東南五省有孫傳芳的政權，河北、山東有張宗昌的政權，察哈爾、綏遠有馮玉祥的政權，其他雲、貴、晉、新等處，也都有獨立的政權，封建形態的發展，可謂已經盡其能事！國民政府是年二月任蔣介石先生為國民革命軍總監，雖就是準備收拾這種軍閥混戰的時局，但因為兩粵自身還欠統一，談不到統一全國，乃先以上述的議決案統一兩粵，求以統一兩粵的陣容，收統一全中國的效果。所以這個統一兩粵的決議，也就是後來中國真個歸於統一的基礎。

在中國統一的過程中，內則軍閥割據，此仆彼起，悍將稱兵，自摧團結，共匪騷擾，動搖大局，漢奸媚外，引狼入室，外則強敵窺伺，有隙即乘，五三濟南之變，既使革命軍不能一鼓作氣直下幽燕，後來則變本加厲，復有九一八的佔領東三省，一二八的轟炸上海，二十一年的進佔熱河，以及策動偽軍，進佔察北，嗾使漢奸，盤踞冀東，煽動蒙

僞，進窺綏遠，收買奸民，運動自治，暨以武裝包庇走私等事實，中國之不至因此而土崩瓦解者，其間真不能容一髮，而能於這種不容一髮的危局中，使中國轉危爲安，卒到達此日雖不十分完全而大部分確已真正統一者，實由於民族領袖蔣委員長堅苦卓絕的偉大精神，今請臚舉十年來中國統一的事實，來證明上項斷案的正确。

民國十五年七月，蔣介石先生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誓師北伐之後，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各省代表的聯席會即於十月議決以實現全國政治上經濟上的統一爲最近政綱，這是國民黨於統一兩粵後意欲統一全國的最鮮明的表示。當時國民黨所以有這種表示，是因爲蔣介石先生所統的革命軍所向無敵，出師僅兩月有奇，便收拾了湘、鄂、贛三省，並予吳佩孚、孫傳芳以重創，預計可於最短期內統一全國的緣故。不過國民黨當時雖有於最短期內統一全國的企圖，而因內部分裂爲正統派、左派、右派、共產派的緣故，就不僅不能舉全力爲革命軍的後盾，並且還有因意見不同而在後方搗亂的事實。像當時陳獨秀的反對出兵，及十六年三月七日中央執監會在漢開會，公然提出打倒蔣介石的口號，並迫陳銘樞、劉文島去職，以及脅迫駐兵上海的薛岳欲使其叛黨等等，就都是前方軍事正在發展，而後方則大受反對派搗亂的事例。幸而當時在前方指揮軍事的是堅苦卓絕不辭任何險阻艱難的蔣介石先生，所以儘管後方已經動搖，而前方則仍能儘量發展，革命軍所到的地方，恍似秋風掃落葉，不會感到任何的困難，卒能以四月十八日奠都南京，實現了總理生前的意志。倘當時不是蔣介石先生指揮前方的軍事，而指揮前方軍事者竟是一個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的人物，那就必然會因後方有變而遲

疑卻顧，不知所措，陷於進退失據的窮境，而革命史的展開也至少要遲十年乃至二十年的期間了。

十六年四月十八日莫都南京之後，北伐軍便沿着津浦路線推進，到了五月一日入了濟南，本可一鼓而下平津，但日本因革命軍統一中國之後，日本的大陸政策將無從實現，於是便在濟南發動五三的事變，迫令革命軍後退，以便張宗昌、孫傳芳的反攻。因此革命軍除一部分繞道攻至德州以外，其大部分就只能與張、孫的軍隊相持於泰安一帶，延至八月，寧漢決裂，武漢方面組織東征軍，將攻南京，蔣介石先生以革命軍正遭外力壓迫，大部不克北進，一部雖繞道前進，攻克德州，亦不能進展，且受張宗昌、孫傳芳之反攻，若內部發生戰爭，勢將全部同歸於盡，乃以八月十五日自動宣告下野，一以表示出處之光明，一以促成寧漢之合作。蔣介石先生既下野，武漢政府便遷併於南京，孫傳芳即於此迫令李寶章、段承澤、鄭俊彥等大舉反攻，夜渡長江，進據龍潭，為捲土重來之計，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劉峙、衛立煌、夏威等，以此役至關重要，乃會同楊樹莊所統之海軍，猛攻黃龍山之孫軍，擊斃孫軍精銳約萬人，俘獲萬餘人，一舉殲盡渡江之敵，而南京亦遂轉危為安。

龍潭戰後，革命軍決分三路前進，以李宗仁指揮中路向徐州追攻，以唐生智指揮左路包抄蚌埠，以何應欽指揮右路循運河向魯南進攻，但以各路的合作未臻緊密，與閻馮兩軍間的呼應也不甚靈敏，所以不能迅速發展，直至十七年一月蔣介石先生復任總司令，北伐軍事纔又復呈活潑的狀態。

同年二月，國府改任蔣介石先生為軍委會主席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任馮、閻為二三集團軍總司令，蔣介

石先生即積極布置津浦綫方面的軍事，與馮、閻兩軍緊密合作，當三月底馮、閻兩軍和奉軍開始主力戰的時節，第一集團軍也開始津浦全綫的總攻擊，至五月第一集團軍復克濟南，與馮軍會於大河之南，晉軍轉守為攻，西北路出偏關，抵歸綏；北路出雁門關，進佔大同，中路直趨涿源、阜平，東路連下石家莊、正定，奉軍至此，已呈不支的現象，後來蔣總司令到石家莊督師，我軍士氣倍旺，晉軍乘勝進取紫荆關，白崇禧指揮的部隊又從京漢路正面逐走奉軍，以五月三十一日佔領保定，這一來由所謂保安總司令復改稱所謂大元帥的張作霖，只得以十七年六月三日倉皇出關，北伐的戰事，也告了一個大段落。

張作霖於六月三日出關，四日下午五時到達瀋陽的皇姑屯，某方早已預備的炸彈即於此時爆發，結果除炸死張作霖以外，還炸死到皇姑屯迎接張作霖的黑督吳俊陞。某方所以要炸死張作霖，是因為怕張作霖在平津失敗之後，國軍會退到東三省，東三省如由國軍佔領，某方以東三省為殖民地企圖便不易實現。故急乘張作霖敗退出關的當兒，炸死張作霖，使東北不待革命軍的侵入便因張作霖之死陷於混亂的狀態，而某方則乘機以保僑為名，出兵佔領東北，償其多年的宿望。但某方的企圖雖然是這樣，然因為張作霖死後，奉軍中人都深知某方的陰謀，不肯自亂其陣容授人以隙，就無從實現其企圖，只能依舊再採取一種待時而動的姿勢。

某方既炸死張作霖，又採一種待時而動的姿勢，奉軍中人的不安自然是日益加甚，因此，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等，便毅然決然自動易幟，正式表示服從國民政府，於是中國的統一便告了實現。

雖然這次的統一止是形式的統一，在統一之下仍有許多不統一的事實，然自袁世凱稱帝以還，中國的形式統一，這一次還算是第一次，所以這次的統一縱是虛偽的統一，也是民國史中值得大書特書的可寶貴的紀錄。

在形式統一完成之中，朱、毛、彭、黃、賀、葉等方到處煽動農民暴動的風潮，楊、森、劉、湘正對峙於川中，已使這形式的統一受着事實的譏嘲，加以十八年湘變的突起，武漢軍隊的異動，兩粵的齟齬，馮、玉、祥的組織護黨救國軍，唐、生、智、石、友、三的變動，十九年擴大會議的糾紛，於是便連形式的虛偽的統一，也無法保持，終於招致了二十年的九一八的外侮。

上面的湘變，武漢異動，兩粵齟齬，馮、玉、祥護黨，唐、石的變動，擴大會議之役，可說是一個體系的幾方面。因為他的出發點全由於武漢政治分會的不與中央合作。

現在先談湘變：武漢中央十六年雖併歸南京，但仍設置政治分會，形成別一系統的政治會議。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武漢政治分會突免湘主席魯滌平之職，代以何鍵，並由夏威、胡宗鐸派隊入湘，實行驅魯。國府對此，即着蔡元培、何應欽、李濟等查辦，查辦結果，以分會主席李宗仁事前並未與聞，未予處分，但免去當時與議的幾個政治分會委員之職。這原是一種避重就輕大題小做的處置，在中央實已煞費苦心，但在武漢方面卻認為是中央將有軍事行動的預兆，有採取軍事行動來抵抗的必要，由是湘變便又轉為武漢與中央的正式衝突。

正面衝突既起，白崇禧宣布成立第四編遣區，李宗仁則委何鍵、葉琪、夏威、胡宗鐸、陶鈞為五路司令，決以武